

草原日落时

(组诗)

□丰慧

我是一匹走失的马
黄昏已拉下帷幕
熟悉的草香扑鼻而来
掀起记忆

眼前的草儿,像是有了灵性
能够辨别出,我是草原走失的孩子
它们不停地招着手

风吹,风过,草儿们涌动着
我按捺不住心的悸动,在草地上打滚、仰蹄向天空嘶鸣

这万顷草地,每一棵草儿
都似亲人,草尖上的露珠
是我与亲人混合的泪水
被风吹着,在羊儿背上滚动着

草原日落时
这个时刻,不适合落日
马儿正带着爱慕草原的心
向蒙古包奔来

云霞提早绣出金色
落到蒙古包前
落到客人手里的酒杯中

端着酒杯,手捧哈达的姑娘
用眼眸传递着深情
那是草原的深情,直抵客人的心窝

接过酒杯吧,让每一颗悸动的心
接受晚风的吹拂
之后陷落草原的夜色里

乌兰河
站在乌兰河边,大口地呼吸
思念是草尖上的露珠
向河面洒落

河岸边,小黄花和紫棉花
摇摆腰身,在水面互换影子

沉醉的我们,忘记询问乌兰河的出处
忽略它的沧桑,带着背后的烟火气息
走进河中

看着鱼儿们游来游去
顶着水花,追着水面上的蜻蜓

阳光从云身里抽出洁白
披在我们身上
群山脱去尘世的衣裙,把身子交给
乌兰河洗涤

雪花的时光

□布日古德

小雪
一场瑞雪
五谷抱着五福登门
宽阔的乡路,有多少行脚印儿
通向太阳、月亮升起的地方

母亲的温暖
一天都在怀里
父亲的慈祥
一天都在酒里

信念像一片雪花
迎着我抱过的女人
从夕阳、晚霞的紫金山上
唱着奶奶唱过的小曲
小鸟似的飞回来

雪野里我长成一个系着
红领巾的胖娃娃,一副近视镜
文静地在月光下

如果我是孩子
如果我是老人
如果你是孩子
如果你是老人

大雪
忒大了
一夜之间
荒草和腐败
全没了

神的威力
长生天的神力
我的大草原
一片空白

这一幅素描画古朴、质感
锡林郭勒粗犷的线条、清晰的轮廓
是一匹黑马杀出来的血路
四蹄撒开,云山雾罩

这一夜
多像一副伫立的多米诺牌
一张倒下
另一张和另一张
咋、咋、咋 遥相呼应
谈山论水

□郭启俊

奶奶在世时有一件珍爱之物。
那是一件纺线用的小工具,纺轮是用一小块圆形的石片磨制的,直径约四五厘米,圆心中间有一个小孔,与一根如同筷子粗细的木线杆紧紧地咬合在一起。听父亲说奶奶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用它纺线,几十年的光阴把这个宝贝打磨得油光锃亮的。给我最深切的印象是它旋转起来像孩子们玩的陀螺,人人都管它叫“纺线陀螺”。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是纺坠。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奶奶似乎从来也没有年轻过,瘦黄的脸庞上皱褶密布,满嘴没有一颗牙齿,一双小脚用布缠裹得严严实实的。可能是上年纪了,奶奶很少下地里劳动,每天做完那些程序化的家务后,双腿盘坐在土炕头上,手把着足有一尺长的大烟袋,悠闲自在抽旱烟。有兴致的时候,放下烟袋开始做起纺线的活计。只见她眯缝着双眼,左手轻握着一团棉花,顺势牵着吊在空中的纺坠,右手不停地用手指头搓动着竖立的线杆转动,同时配合左手扯捋和续接着棉花。像蜘蛛吐丝一样,一团团棉絮在她那微微颤抖的手指下,变成了缕缕纤细的白线。奶奶纺线的时候,我常常坐在旁边如痴如醉地看着纺坠在空中悠扬舞动,觉得特别有趣。

我常听奶奶念叨,她这大半辈子纺了好多的线,现在纺的线越来越不中用了。或许是家里能够买得起缝补衣服的了,在我刚上小学的头一两年,奶奶就不再纺线了。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看见到过那件小纺坠。

在奶奶罢手不干之后,三爹开始纺线了,不过,三爹纺的是比棉线粗实的羊毛线。他用的纺线工具与奶奶的那种陀螺样式不同,纺锤是一段沉甸甸的木棒,常常有几厘米。在木棒捶腰部中间用火柱冲了一个眼儿,一根长短与纺锤差不多的顶端带钩的铁丝,垂直穿过那个小眼儿,与纺锤十字交叉合为一体。纺线的动作与奶奶的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右手横向拨动纺锤的一端,在这个切线方向力的驱动下,

□王国元

怪哉,怎么这时候才想起来,写横道的秋天?时令已过小雪,横道地处塞北,而塞北地区的民谣告诉我们:小雪封地,大雪封河。既然大地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节气了,哪里还有秋天的一丝影子?

在此之前,我何尝不这样怪哉。我的老家陪房营子,秋天同农历八月一起来。三春不如一秋忙,中秋节前后,人们没白天带黑夜地收秋,忙得脚丫子朝天,常常顾不上,合合适适、宽宽敞敞的圆月。忙上一个月左右,籽粒归仓了,人们才长长地喘口气,展展腰歇歇腿,或者干脆睡上它一天一夜,睡个天昏地暗、睡个疲乏全消。此时,农历已是九月初,公历则国庆节前后了。

过了几天,我才弄明白,原来自然明白,陪房营子不过一个营子罢了,祖国之大,何止千千万万个营子。陪房营子是这样的节气,而其他的营子可不一样,亚热带、海南等地,根本没有一年四季之说呢,就一季、夏季。

但,陪房营子给我的烙印太深了!多少年来,我在日历里衣食住行,却在日历里喜怒哀乐。乃至将陪房营子的秋天,自觉不自觉地,逐渐定势成整个祖国的秋天,久而久之,潜意识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秋天,就像陪房营子的秋天,这个模样这个情形。

这不,我到横道下乡驻村,中秋节前后,散步时,一见到庄稼,马上情不自禁地想,今年老天爷可让到时候,现在都啥节气了,该收割了呀。但过去好些天,田野里的玉米还在挺拔着,稻谷还在金黄着。嗯,这是咋回事?猛然间我醒悟到,噢,这儿是横道,而不是陪房营子。横道地处老哈河下游,海拔低,日平均气温比陪房营子高二三度,无霜期比陪房营子长,庄稼的生长期也便随之长得多。别看这儿的玉米、水稻,该黄时也黄了,但那是它们处于黄熟期,还未到真正收割的日子。悟到这点之后,再看横道的乡亲们时,我心里不免多少有点儿隔膜,但随即笑了,老太太看地图,这是哪跟哪呀。不过,对横道的乡亲们到底生出几分羡慕,这地场就是比陪房营子好哇。

小纺坠

纺锤转动起来更有力,承载的线自然多了不少。这种纺线工具叫拨吊,是纺坠最近的嫡亲后代,其履历也有几千年之久。我推测早期它的线杆一定也是木质的,不应该是金属的。因为用它纺毛线,人们叫它毛拨吊,记忆中不少人家有这种工具。我在外公家见到的另一种毛拨吊,纺锤是用牛腿棒骨做成的,据说制作时经过磨平和抛光,在时光的流逝中由灰白色变为橙黄色,用手摸上去光滑滑、润乎乎的,非常精致可爱。三爹做事很上心,一年到头总是忙里偷闲不停地纺线,再用纺好的线给全家每人织一双厚厚的袜子。在塞外滴水成冰的寒冷冬季,每年能够穿毛袜子过冬,即使是身上的衣服单薄,双脚也不会受到冷冻。

那时也有人用手工纺成的线染色后织毛衣,然而,不如人意的是这种毛线粗细不均匀,织成的毛衣不那么平整,看上去搓搓巴巴的,穿在身上也不舒适。农村的年轻人非常羡慕城里人穿的机制毛衣,苦于没有余钱,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如此奢侈的服装。后来,市场上的机制毛线逐渐多了起来,价格也实惠,不少人开始购置毛线编织衣物。一时间,织毛衣成为一些心灵手巧女青年时尚的手工艺,无论是农闲时节,还是在田间地头劳动休息的片刻,姑娘们凑在一起,相互切磋交流编织的针法技巧。在她们轻盈而娴熟的手上,编织成各种花样的毛线织品。可能是用料少又省钱,比较常见的成品是毛围巾和毛背心。在天气转冷的季节,年轻女子戴上自己编织的围巾,虽然衣着略显破旧,但在鲜亮的毛围巾衬托下,也能够增添几分姿色和柔美。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恋情是含蓄的,给订过亲的男朋友织毛背心,通常是偷偷摸摸干的活儿,一旦被人家发现,往往难以掩饰那种初恋少女羞涩的表情。又过了几年,机制毛线越来越普遍,甚至有人开始穿着机械纺织的毛衣。就在那些前前后后的年头里,三爹的毛拨吊也慢慢地停止了转动。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一直没有见过手摇或脚踏作业的老旧纺车,也没有听到过织布机唧唧复唧唧

横道的秋天

终于,农历也已九月初,公历则十月一了,横道的乡亲们才开始收秋。别看横道地处偏远,而收秋却不偏远,也一划地用机器收啦。你听吧,腾腾腾,这是收割机在收割;突突突,这是三轮、四轮子在运载;哗哗哗,玉米穗子卸到院里的了。不出二十天,大地里的庄稼不再挺拔。庄稼再多,也架不住机器收割啊。

在我的定势里,秋收后的原野,荒芜、荒凉、荒疏,总之,一片荒。但横道这儿,荒而不荒,庄稼的茬口,比陪房营子的庄稼,留得高多了,仍然是一望无际的黄,只不过颜色浅淡些,由金黄褪为枯黄。给人的感觉,俨然还没收割似的。我疑惑不解。作为农民的后裔,尽管我不以农耕为业,但农事还是有所了解的。

过了几天,我才弄明白,原来陪房营子属于纯农区,收割了就是收割了,接着秋翻,将茬子、败叶之类的,全翻到下面,使其腐烂从而增加地力。翻上来的黄土板,经过一冬一春的风吹日晒,养分得到补充,为来年庄稼的生长打下基础。而横道这儿,土是草地沙土,则秋翻不得,就那么一层熟土,又比黄土疏松,很容易被风刮走。冬春两季,草原地区的风,烈得邪乎。没有熟土,来年庄稼靠啥生长?土可是庄稼的命脉。因此,人们便让庄稼的根部留在地里,以便防风固土,待春耕时再连翻带种。至于地力的补充,得靠别的办法了。这两年,横道上节水灌溉工程,有了水,地力不足的缺陷得到很大的弥补。

原来的还有横道的乡亲们,将籽粒收拾完,有的人家,急等着钱或者看行情好,甚至已换成现钞,秸秆拉完之后,将车第二回开进地里。只不过,这回开的不是收割机,而是打草机。乡亲们打地里的茬子,露出地面的那部分,还有从庄稼上掉落的败叶,它们可全是牛羊的好饲料。横道的传统产业是养殖业。人粮满囤,米满仓,有吃有喝了,牛羊也不能饿着呀。还得好好地打呢,收上来,粉碎好,出风、打包,然后再用车拉回家里,或码垛或窖储,每道程序都马虎不得。一头牛,十亩田呢,谁能马虎!

而从深一层看,这些算不上原

来的声音。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曾多次参观考察过纺织厂,看着那宽敞的工厂车间里,一排排纺纱机喷银吐玉,每台机器宛如硕大的竖琴,伴随着纱线的急速滚动,欢奏着气势恢弘的交响乐。密密麻麻的纱线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在升腾的水烟中,汇合成一帘帘荡漾的跌瀑。现代化的纺织工具,在既定的工序流程中,转眼间,把成捆成捆的棉花变成了布,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每当我站在这些纺织机械面前,总是禁不住思绪驰骋,回想起奶奶当年曾经用过的那件小纺坠。

近些年,我从史书中了解到,纺坠是最古老的纺纱工具。上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早期先民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不少类似的纺坠,仅我国就有几十处之多。其中一种石质的,也是最常见的纺坠,与奶奶用过的那件纺坠一模一样。

考古学家推断纺坠的年龄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初期,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是用手捻捻线的。纺坠从降临世间的那一天起,就开始在历史的时空中不知疲倦地旋转。它那不息的转动,启迪了人们的心智,相继演化出拨吊、人工纺车和织布机、蓄力纺织机,进而催生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械。从此掀起了近代工业革命的第一波浪潮,拉开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序幕。就像大海的潮水汹涌而来时,在宁静的避风港湾还能够看到海水的涟漪一样,尽管纺织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但在偏远落后的农村仍然可以见到纺坠老态龙钟的身影。直到农耕文明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夕,它才悄无声息地消逝了。

实在没有想到小小的纺坠竟然见证了五千年人类农耕社会的历史,到奶奶那一代人最后终结了自己的使命,把记忆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一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大师评价它为“人类工业的最大来源之一”。至此,我才真正领悟到那件小纺坠的历史内涵和价值。

来吧?我已春华秋实,喜怒哀乐半辈子了。何况具体而言,即使陪房营子,也是我早年记忆中的;至于现在的陪房营子,具体怎样的情形,老实说,我并不清楚。更甭说横道了。不过

在打草机进来之前,横道的乡亲们,习惯要在玉米地里遛遛,遛遛落在地里,小的、瘪的的棒子头儿。收割机是铁玩意儿,硬邦邦,它哪知人们侍弄庄稼的辛苦。人们是太阳出来之后来遛,乌鸦之类的鸟儿,则在太阳出来之前遛,它们来遛棒子粒。它们遛得太不认真,边遛边玩,刚落到地里,还没等遛多少,或者干脆没遛着,却马上扑棱棱,返回高压线上,撒欢儿鸣叫去了。又不顾高压线的安危,压得那么低了,还往一块儿凑。也是,它们太多了,铺天盖地,少说也有上万只。

尽管非常讨厌它们的叫声,哇哇哇,粗劣、嘶哑,极似哭丧,但毕竟多年没见着它们(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吧)再见面,便不觉得多么讨厌,甚至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最给我亲切感的,是在地里,三三两两捡棒子头儿的人们。看着他们,我仿佛回到遥远的从前。这类活儿,小时候我没少干过。

人遛完了,鸟遛完了,牛羊进来了,牛羊来也是遛。人遛得再干净,也不及牛羊遛得干净啊。再说,人抓秋膘,牛羊更得抓秋膘哩。

诸如上述这些,我是清楚的,用不着原来。总之,直到牛羊遛过之后,横道的田野,才真正称得上秋收完毕,光秃秃一片。当然,绝不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而这时,已延续到农历十月中旬末了,时令为小雪前后,地也的确该封了。劳累一春一夏,另加几乎一个秋天的土地,也实在该歇一歇,土地不是永动机。

行文至此,小文该结束了,却忍不住想,将来再提起秋天,提起农民的秋天,我还只会定势到陪房营子吗?陪房营子在我,可绝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我全部人生的某种定势啊。

深秋雪

□朱德文

雪绝对是应季而生的尤物。这不,节气刚过了霜降,一场深秋雪就应时而至。

刚开始下时还是雨夹雪,细屑般的雪粒伴着小雨下落的速度很快,几乎是直直地空中落下,落在地面的瞬间化为雪水。雨水和雪水淋湿的水泥地面变得像揉好后的面团细腻而有光亮。松柏的针叶在雨水的浸润下透着油油的深绿,树干也愈发显得黝黑。渐渐的低洼处就积聚起了雪和雨的水,形成了一个小小水潭。后来雪花占了上风,小雨识趣地隐身让位了。此时,雪花也变得大些了,偶尔有风便像无数白色的小粉蝶在轻轻地飞舞。绿色的爬地植物被白雪覆盖后再经雪水的浸湿,透出的绿是那样的纯净剔透,就如晶莹温润的绿色翡翠让人爱怜。金黄的杨树叶子、绿里泛着微黄的柳树叶子、火红的枫树叶子,在薄薄的、润润的雪衣里充满了质感。虽不似包裹在纯粹的冰中那般通透,却更有了一种朦胧美。再后来,雪越下越大变为鹅毛大雪,



重生

鲍明全 摄

素心若简

□程来

人生无处不繁华和喧嚣,也处处挫折和艰难,但是,只要拥有一颗像竹筒一样素朴之心,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是如此美好而安宁。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素心若简。再鲜艳的花朵,当它凋落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静静地,在微风里,在阳光下,轻轻地落下来,轻轻地零落成泥。任曾经的美丽依然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任曾经的芳香依然留在尘世间。一朵花的一生短暂,却留给人无尽的回忆和想念。

人也是如此,要淡定和执着,置荣辱兴衰于度外。既要像菊花一样坚贞,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也要像竹筒一样,质朴、纯洁、素雅,从容而简单地生活,在懂得与珍惜之间,朝看日出,暮看日落,让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诗情和画意。

慢慢的,终于懂得,年少时的狂躁与争执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平息。

当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我们不会盲目地去奔跑,而是静下心来,轻松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轻松地接受着鸟鸣的洗礼,给自己一份愉悦的心情,这是大自然多么宝贵的馈赠啊!然后,或者把自己投入到简简单单的工作中去,或者把自己放逐在原野的微风之中去,怀揣一颗素朴之心,尽情享受生活的纯粹与美好。

当月色洒满大地的时候,万物都变得异常安宁而平静。失败啊,怨恨啊,包括喜悦与荣耀,都如一朵朵浪花一样,开始逐渐安稳,逐渐平息,逐渐归于大海的怀抱。心情也如月光一

北国风光